今闻孔令才将军讲座，知两弹一星、马兰精神。

新中国初成之初，国之纤介学几空。临河主义核，宏学森、邓缮先、王淦昌等科家，弃格外科研境，克复重服难，义无回踵国邑，投于核兵簿中。隐姓名攻潜，实蘧蒢之山、荒烟无人戈壁，呕血、昼斗，成功方生中国第一原子弹、第一范蠡。其所以苦者，中国治一星，视期国之日短，计之类，下家之多少心血，或委宝生。

而我生中国，长于红旗，随国之强，吾之生活益逸，信座之绝多同志无处之居，特少之党与焉。艰强于吾辈，或当代前辈。故学党之性又存焉。唯习党史，则知黜之以新中国之艰者，知前辈国之富厚献于强公，故能坚吾不忘初心。

未来属少年。昔少年才作两弹一星勋，今日荣使少年俊肩上，少年始以强动精神放飞取梦想、勇当世先锋，方能无负时，不负韶华，无负党人民之殷切期。弘两弹一星，士则欲传大业，献大业，创新行。躬之世，恩大之世，垂恩最善，传大之业，强在垂副；建国之主，诚民之愿，士当渊宝社稷之分任以徇国事，投之以徇报国之志。将充国之科技，少年才甘冷坐凳，能破“卡颈”凝滞，勇于登科技，其创撰与行“两弹一星”、科家之鲜矣！